

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



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

(上)

王伯沆 批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韬奋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1.25 插页3 字数440,000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400册

书号: 10354·004 定价: 3.45元

责任编辑 张惠荣

王伯沅紅樓夢批語匯錄

王伯沅 批

(下)

江苏古籍出版社



B 253751

紅樓夢卷四十三回終

紅樓夢卷四十四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變生不測鳳姐淚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話說眾人看演荆釵記寶王和姊妹一處坐著林黛玉因看到男祭道齋上便和寶釵說道這王十朋也不通的狠不管在那裡祭一祭罷了必定跑到江邊上來做什麼俗語說觀物思人天下的水總歸一源不拘那裡的水自一碗看著哭去也就盡情了寶釵不答寶王回頭要熱酒敬鳳姐原來賈母說今日不比往日定要教鳳姐痛樂一日本自己懶怠坐席只在裡間屋裡榻上歪著和姨媽看戲

前 言

受明代“评点派”的影响,《红楼梦》从传抄问世起,就有人对它进行评点。高鹗续补的百二十回本刊行后,评点的风气更加盛行。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要算道光年间护花主人王雪香(希廉)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辛亥革命以后,对《红楼梦》继续进行评点,用功最深、成就最大要算王伯沆(澐)先生了。近年来,我们有机会看到王先生用五色笔手批的《红楼梦》(以下简称“王评本”),深深感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王雪香评本。

王澐(1884—1944),字伯沆,一字伯谦,晚年自号冬饮,又别署槩生、无想居士。祖籍江苏溧水,长期居住南京。十八岁入泮,逾年食饩。清末曾一度为上海某局编书,后应俞格士(明震)聘请,为两江师范学堂教习。辛亥革命以后,任职江南图书馆。从一九一四年开始,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王氏一生治学谨严,对宋明理学造诣尤深。抗战期间,因病留居沦陷区,坚贞自守,岿然不污,富有民族气节。

王氏所作《红楼梦》批语,以王希廉评本为底本。全书分订二十四册,各卷多有破缺,王氏一一加以抄配。第一册卷首全缺,用一九〇五年日本排印的、王希廉和姚燮合评的《增评补图石头记》(按:目录后有日文的校字者署名)补配。正文共缺

三十三页,据王雪香评本抄配。

在第一册封面的“自记”中,王氏说:他这部《红楼梦》于一九一一年三月“得自友人斋中”;一九一四年秋,另一位朋友又为他觅得第一册的残缺部分。“复手抄 缺页,订成完书。”当时,他在江南图书馆工作。同年夏天,他在应聘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前夕,开始了对《红楼梦》的评点。这项工作,前后持续了二十四年,直到一九三八年冬天才完成。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先后精读《红楼梦》二十遍(据王澐《红楼梦索隐题记》,引自一九四八年九月南京市文献委员会、通志馆印行的《南京文献》第二十一号王澐纪念专 辑),评点五次,分别用朱笔、黄笔、绿笔、墨笔与紫笔。王氏小楷精工,除紫笔外,均作蝇头细字。据第二十四卷卷末“自记”:朱笔作于一九一四年夏天;黄笔作于一九一七年初秋至一九一八年六月;绿笔作于一九二一年春天至一九二二年冬初;墨笔批语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于一九二七年六月竣工,第二次到一九三二年除夕前二日写完;紫笔则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完成。我们粗略统计,朱笔批语计有一三八五条,黄笔批语计有二九六一条,绿笔批语计有二二〇〇条,墨笔批语共有五四一一条,紫笔批语计有四三〇条。五种颜色的批语总计为一万二千三百八十七条。在这一万多条批语中,除三十多条是行侧批和回末总批之外,其余都是眉批和底批。批语之外,并用五色笔对原文加了圈点。

二

王澐的批语面广量大、细致深入。批语有对作品内容的评论,有人物褒贬,艺术鉴赏,事典、词语考释,版本校勘,文字

摘误等等。其中有不少精辟见解,具有参考价值。

王氏对《红楼梦》评价极高。称它是“幽奇圆妙之作”,“百读不厌之文”。他反对当时索隐派把《红楼梦》当“史料”看,把《红楼梦》研究当作解字猜谜,随心所欲地搞“影射”。他多次强调:“此书只可作小说看,不可依近人作史料看也。”他认为书中既然明言“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就“万无用一人影射到底之理。”正是在这个前提下,王氏进而提出,对于小说,评论者只能“就文论文”,谁要“一意附会”,事事索隐,则可谓“笨伯”,势必堕入“鬼道”。在索隐派颇为盛行的年代,王氏能够看到文艺反映生活的规律,强调其创造、概括的特点,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也为他的评点工作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

可是,王氏的这种主张是不彻底的,当他在探索作品中某些情节或某些人物的原型时,往往有意无意地离开“虚构说”,不自觉地陷入了索隐派的泥潭。第十四回末有一条紫批道:“先妣昔问:可卿丧究竟影射何人?初不知所对,继思必董鄂妃也……”这里,王氏岂不是认为“影射”还是有的,不过是“万无用一人影射到底之理”罢了。这就是他与索隐派的不同吧。

王氏是怎样看待《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呢?他固然没有也不可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作品中的主题和人物,但由于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有所了解并且异常憎恶,所以对作品中所描述的“四大家族”的罪恶以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揭露和谴责。就拿贾政这个人物来说吧,因为他一本正经,道貌岸然,所以颇能迷惑人。可王氏却能透过假象,触到他的要害。第二回讲到贾政“酷喜读书”时,王氏批语云:“迂腐之根”,又云:“政老于读书,门面而已。人视之以为酷喜耳。”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贾政的愚

蠢和虚伪。至于依附于四大家族的官僚贾雨村,以及一大批清客、帮闲,王氏都给予了尖锐的抨击和辛辣的嘲笑。第三回贾雨村进京,“依附黛玉而行”,批语云:“雨村一生不能脱‘依附’二字”,深刻指出了封建官僚与贵族之间的依存关系。第四回雨村和门子对话,计议怎样“判断葫芦案”一节,有两条批语:“官与役一样臭味耳!”又云:“两个‘何尝不是’,真笑得死人,气得死人!”类似上述的批语,虽然仅仅着眼于作品的某些局部,又局限于批者的直接感受,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形成系统的观点,但跟同时代的其他评论相比,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王氏特别重视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注意到了产生这一悲剧的社会原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一悲剧的典型意义。围绕这一悲剧,批者把四大家族之间、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作了细致的剖析。他对林、薛两家的门第、出身非常注意。第二回叙述林家是四代封袭,又云“虽系世禄之家,却是书香之族”,王批云:“序家世甚郑重。”“下句尤郑重。”第三回写到薛蟠“现在应天府案下审理”,批者大书云:“第一笔写薛氏便是凶犯家。”由于门第不同,黛玉进贾府与薛家进贾府的描写也就必定有别,正是沿着这个路子,王氏在第三、四回中,将两者作了出色的对比,充分表现了他的爱憎,揭示了作品的倾向性。薛家到了贾府以后,再也不提送钗上京“待选”之事,而是施展了种种手段谋取“金玉良缘”,批语对此又进而作了大量揭露。第四十二回,针对“蘅芜君兰言解疑癖”,有这样一条眉批:“虽是作者痛诋宝钗之假,然亦多见理之言。……言虽平正,全是私心耳。小人惯说君子话,此类是也。”象这样的批语,深刻揭示了宝钗善于伪装、私心藏奸的内心世界。当

然,这里所谓“见理之言”,也反映了批者认识上的局限性。

王氏甚至于在批语中把对待宝黛爱情的态度作为区别正、反面人物的标准。贾府最高的统治者贾母,就因为实行“掉包计”的总后台,被批者斥责为“逼死外孙女”的罪魁。这样做当然是不全面的,但话又说回来,爱情悲剧毕竟是《红楼梦》的重要内容,对这一悲剧的态度也确实是区分不同类型人物的一个明显标志。王氏生活的年代,红学界充斥着“钗黛合一”、“宝钗有德有才”、贾母“福寿才德四字兼全”等错误说法。在这种情况下,王氏能坚定地同情被迫害者一方,肯定宝、黛,批判王、薛,确实有其合理的因素和进步的意义。

三

关于《红楼梦》艺术性方面的批语,在王批本中占有很大分量,其成就也比较突出。

首先,王氏对作品中某些情节的安排作了非常精细的观察分析,通过批语,把作者的艺术构思、写作技巧,呈现在读者面前,收到了金针度人的效果。这里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对一件事情的发展过程,作提纲挈领的分析,使读者知其变化和联系。例如第六十八回,王熙凤设计陷害尤二姐一段文字,波澜起伏,变化万千,使人有目不暇接之感。王氏把王熙凤的阴险手段分为十个层次,使人对事件进程有一个具体的了解。其次,王氏善于把几个类似的情节加以对比,使读者看到作者怎样在大体相似的情况下做到同中有异,避免雷同。第四十八回批语中提到贾琏、薛蟠、宝玉三人挨打,打法各有不同,“宝玉是凳上按着,薛蟠是地下躺着,贾琏是站着”。有一些复杂的情节,不细心体会是不容易看出作者的构思的。第二

十七回一条批语指出：二十六回黛玉到怡红院，看见宝钗先进去了……，与二十七回宝钗到潇湘馆，看见宝玉先进去了……，这两节“文极精细，似两扇文字，前后相映”。不经批者指出，一般读者是不容易看出二者之间结构如此相似，对仗如此工稳。还有一种情况，作者用极其含蓄的手法，暗示或点出有关情节之间的联系，乍看起来，似乎了无痕迹；仔细思忖，才能恍然大悟。第十九回写宝玉撞见茗烟与卅儿胡搞，茗烟怂恿宝玉出贾府去玩。这时宝玉“沉思一会”，接着提出到袭人家去的主意。王氏批道：“上文‘沉思一会’四字似无着落，读至此方知所沉思者即警幻所训之事，故因卅儿思及袭人，文之细密，操心人何从领略！”

第二，王氏批语能紧密扣住人物的言行，揭示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征，指明作品的内涵或寓意。有时，同样一句话，出自不同人之口，就具有不同的含义或感情色彩。第三十五回，批者就各种人问宝玉“想吃什么”这一细节，举例作批如下：“上回宝钗云：‘要玩的吃的，悄悄往我那里取’，是私情语；凤姐亦云：‘想什么吃，叫人往我那里取’，是管家人应有之语；薛姨妈云：‘想什么只管告诉我’，是亲戚要好、闹阔自尊语；太太云：‘你想什么吃，回来好送来’，是溺爱语；各各不同。若贾母一叠连声叫‘做去！’另是一种不问青红皂白口吻。”《红楼梦》作者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多用比兴、讽喻的传统，在塑造人物、描绘环境方面往往有寓意或象征，大至一个人的居处：馆、院、斋、村，小至一花一木、一器一物，都是如此。第七十回“放风筝”一节，每个人的风筝王氏都加了批。有的批语是很有意思的，例如：

凤皇以比探春。前兴儿有“老鸹窝里出凤皇”之语。

此美人，宝玉心中之黛玉也。况又是林大娘送来。“木石之缘”不成，则宝玉之美人必放不起，急得出汗，宜也。“顶线不好”似指贾母、王夫人。“再取一个来放”，文甚明白。

黛玉“放去”，众人系“剪断”，亦不同。

这种批语联系整个作品的形象体系来看，往往言之成理；但如果孤立地一味深求，就可能会失之穿凿附会。

第三，批语对《红楼梦》的语言艺术作了大量的阐述。如果把这一部分材料加以整理，可以成为一部很生动的修辞教科书。

语言的运用首先要求确切地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红楼梦》作者在这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范例。它很少用大段的说明文字或者多余的形容词之类，而是用极其简练的手法，通过人物的言语、行动，来刻画其性格特征或心理状态。这种手法，不经指出，往往为读者所忽略，或者是有所感受而说不出“所以然”来。王氏批语在这一方面对读者有很大帮助。例如贾雨村这个“禄蠹”典型，利欲薰心，善于钻营巴结，巧取豪夺，具有封建官僚的许多特征，可是作者并没有把他脸谱化，而是用简练而含蓄的语言把他的丑恶形象塑造出来。试举几个例子：

“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王氏批道：“既是隔窗，公然起看，大非端士。”他到京得官之后，坐轿经过封肃家门首，“看见娇杏丫头买线”，王氏又批道：“上文娇杏‘隐在门内’，雨村两眼偏能看见，其不关心民事，专看女人可知。后来革职宜也。”这些批语，有助于理解作品是怎样塑造人物形象的。

语言艺术还表现在叙事抒情，能做到情景逼真，绘声绘色。第三十四回，宝玉挨打之后，宝钗去探望，是这样写的：“宝钗见他睁开眼说话，不象先时，心中也宽慰好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王氏批道：“真是一对妻妾口吻。”[前面袭人也说：“你但凡听我一句话……”此批兼指二人。]后来黛玉来探望，……“心中虽然有万句言词，只是不能说，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说道：‘你从此可都改了吧！’……”王氏批道：“只八个字，哀音满耳。”“再检上文钗、袭所云，自知各人性情厚薄了。”细读上两段文字，就能体会到王氏批语之精辟。“哀音满耳”一语，大有风云变色、天地含悲之意，形容林黛玉当时满腔悲愤、痛彻心肝的情景是十分确切的。

古典诗词的写作有所谓“炼字”、“炼句”的技巧，其实不限于韵文，古代散文中有，白话小说中也有，王氏批语也指出一些这方面的例子。第三十九回：刘姥姥二进贾府，见平儿进来，“众人都忙站起来了”，刘姥姥“忙跳下地来”，王氏批道：“上文‘众人忙站起来’，此独云‘忙跳下地来’。‘跳’字尤入神。盖姥姥坐得太深，不免椅高腿短所致耳。村妇往往如此，思之如绘。”第四十一回吃“茄鲞”，凤姐笑道：“……也尝尝我们这茄子弄得来可口不可口？”刘姥姥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王氏批道：“‘哄’字妙，‘跑’字奇！”短短一句批语，揭示了作品运用语言的高超技巧，对读者有很大启发。

《红楼梦》最擅长写人物对话，每个人的话都富有性格特征。这里举刘姥姥初进荣国府的几句话为例。刘姥姥与周瑞家的已多年没有来往，与贾府更是贫富悬殊，有云泥之隔。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告贷求助的目的是困难的。一见面，周瑞家

的就“认了半日”才认出来。坐下谈了几句话，就问姥姥“是路过，还是特来的”。气氛是严峻的。在这种情况下，刘姥姥作了一个委婉含蓄的回答：“原是特来瞧瞧你嫂子，二则也请请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领我见一见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转致意罢了！”王氏很欣赏姥姥的口才，给这几句话的每个字都加了四个圈，还写下两条眉批：“不知是笔是舌，读之但不觉失笑。”“若以文论，真有吞吐离即之妙。”下文更妙：周瑞家的介绍了璉二奶奶之后，这对姥姥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但又不能明白说出，他就随口答道：“原来是他！怪道呢，我当日就说他不错的。这等说来，我今儿还得见了他？”王氏在这两句话旁也加了浓圈密点，并有两处眉批：“开口二语，妙在不甚可解。”“帆随湘转，笔锋射人。”细读王氏批语，我们好象身临其境，看到了姥姥说话时忐忑不安的表情，体会到他故意把话说得迂缓曲折，有时含混其辞，而又不失时机地把目标由王夫人转向了王熙凤！

第五十二回贾母当众夸奖凤姐，叹道：“我虽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这给凤姐出了个难题，怎样回答才能博得老祖宗的欢心呢？机警敏捷、能说会道的凤姐没有被难倒，而是拿老太太既“伶俐聪明过我十倍”，又“这么福寿双全的”，替自己解了围。这一席答话，受到王氏高度赞赏，说：“本书惯用此种翻腾，最易忽略。偶然拈出，俾读者留意焉。”

王氏关于《红楼梦》艺术特色的鉴赏和分析，是值得重视的一份学术遗产。对于搞文艺创作、研究、教学的各种人都有参考借鉴的作用。

四

关于词语、典故的考释，历史资料的引证，不同版本的对勘，作品文字的质疑摘误等方面的批语，我们在《批语选刊》（见《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分别作了举例，为了避免重复，这里只各举一二条以示意。

有些词介于词组与复合词之间，如阅读时不仔细，很容易误认为是一个词，一带而过。第三回贾雨村进京谋复职，贾政受林如海之托，“便极力帮助”。王氏认为这里的“帮助”应作为两个词，他是这样批的：“‘帮’谓人力，‘助’谓钱力，即如海书信中所谓‘即有所费’也。”

《红楼梦》涉及的自然、社会现象异常广泛。以词汇而言，有些是专科名词，属博物、考古范围，不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第十七回写怡红院中有一棵“西府海棠”，“其势若伞，丝垂金缕，葩吐丹砂”。王氏在“丝垂”句旁批云：“西府海棠花艳，茎丝有毛，与‘垂丝’异。此误也。”又如第三十七回结海棠社，限用元韵，定韵脚时，“又要了韵牌匣子过来”。王氏对韵牌匣子作了一番说明考证，对今天的读者是有助益的。

顺便说一下，在词语考释方面可能存在一个源与流的问题。博学如王先生，总喜欢把文献记载看做词语的源，实际上大多数文献记载都是来源于口语，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同源而不是派生。如第七十一回有“磕头如捣蒜”这一俗语，王氏批语引明成化间北京谚语有：“都宪叩头如捣蒜”，于是得出“口头语亦有本”的结论。我们认为，“本”应该是人民群众的口语，不一定是直接来自某一文献资料。

优秀的作家，总要借鉴古代文艺作品，来表现生活，塑

造艺术形象，博学多才的曹雪芹当然也不例外。王氏批语中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线索。第二十回贾宝玉说了“料定天地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的警句，王批本引了谢希孟《鸳鸯楼记》首句：“自逊、抗、机、云之死，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由于这句警句在《红楼梦》中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是研究这部作品的学者所关心的，因此王氏指出此语之出处，一定会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些材料的提供，对于研究《红楼梦》的创作过程是有参考价值的。此外，如关于第二十回莺儿与贾环掷骰子、第二十七回《葬花诗》、第二十八回宝玉唱的曲子、第四十八回石呆子的古扇、第八十回薛蟠叫宝蟾倒茶，等等情节，王批本都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古代材料，可供读者参考对照。

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不了解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历史背景，就会影响对于作品的理解。第三十九回刘姥姥慨叹道，贾府一次螃蟹宴要花二十多两银子，“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的了”。后人对此已经不大理解，甚至“反以此言为可笑”。王氏举出康熙时有名的张英，中进士之前在某家授徒，一年束脩只有“十余千文”，还要“供给自备”，可知刘姥姥的话是确实可信的。又如第五十五回写到王熙凤对探春“庶出”的身分表示惋惜，由此自然会使人联想到探春与其生母赵姨娘的关系，以及“妾”在当时的卑微可怜的地位。这种封建社会中的嫡庶关系，现在的人越来越不理解了。王批本举了几条这方面的材料，颇有参考价值。第六十八回凤姐唆使张华告状，要追回尤二姐，这完全是她仗势行贿、买通官府的诈骗伎俩，按照《大清律例》，她是打不赢官司的。王氏对此有一条批语：

按《大清律例》，指腹为婚本在禁止之列。又云：婚嫁由父母主之。张华之父既有主婚之权，即有退婚之权。况且他又得沈氏银两，即有婚约，已与追财礼之律文相符，张华万无一定要人之理。阅者不可不知。

懂得这些律例，就可以理解当时王熙凤内心的空虚。如果她有理，肯拿出三百两银子去打点察院吗？由此一例，使人感到：如果不广泛深入地从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法学……各个侧面去进行研究，要想真正懂得《红楼梦》是有困难的。王氏批语提供了不少史料，如第二十四回焙茗称贾芸为“廊上二爷”，惹得贾芸不高兴。这是为什么？第二十六回贾芸看见袭人“穿着银红袄儿、青缎子背心、白绫细褶儿裙子”，白裙子在旧中国是忌讳的，为什么贾府不忌讳？第三十七回李纨规定每月初二、十六两天海棠社开社，为什么不选别的日子？王批本对这些问题都作了一些探索，提供了一些资料。

《红楼梦》不是一部最后定稿，在刊行之前经过相当长的手抄本流传时期。因此，一接触这部书，必然会遇到一个版本问题，也会发现书中存在一些自相矛盾之处或明显的错误。在王氏那个时代，脂批本出世的还不多。他看到的主要是一九二七年有正书局的小字本，在批语中称之为“原本”。凭借这个原本，王氏对王希廉本进行了校勘。从校勘的情况看，文字上王氏采用有正本的地方是不少的。值得注意的是王氏关于有正本的底本的一条记载：

八十回本今有正书局已印行。俞恪士所藏原书抄写甚精，大本，黄绫装，余曾见之。后恪士以赠狄楚青，遂印行，但已非原稿影印矣。余得此本（指有正小字本）互读之，竟不逮百二十回本。曾以语于恪士，恪士亦谓然也。

(见卷首“读法”第3页)

有正本之底本是清末桐城人张开模的藏书，其上半部已于一九七五年在上海发现，根据魏绍昌介绍，有正本是用张本影印的，只有少数字有贴改的痕迹。如果王氏记忆不错，他看到的“黄绫装本”与有正本不同，那就是说，俞恪士虽然把黄绫装本送给了狄楚青，但狄楚青却没有把它印出来。俞恪士的藏本，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一文中也有记载：“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抄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于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载广东《学术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一期）陈寅恪知道俞本已转赠有正书局做底本付印，但印出来的究竟是用什么做底本，似乎并不了解。果然如此，“黄绫装本”竟不知去向，这真是《红楼梦》版本史上的一大憾事。

与此有关的是，王氏在第六十七回回末批云：

原本此回由袭人入题，太缓。后半亦不逮此（指一百二十回本）紧凑有气势。……

按有正小字本此回开始与百二十回本无甚差异，并无“由袭人入题”之文，不知王氏在这里所说的“原本”是否另有所指？

王氏批语指出了不少文字方面的矛盾和错误。第六十二回说：“过了灯节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的生日），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王氏指出，宝钗生日是正月二十一日，而老太太生日是八月初三，根本遇不到一块儿。是否“姨太太”呢？从“娘儿两个”的语气看似不错，但再一查，薛姨妈的生日在六、七月间，与女儿也碰不上。又如王氏指出：贾琏这个人，在作品中一忽儿象个成年人，而且地位相当重要；一会儿又“黑眉乌嘴”的，象个不懂事的孩子，这是不可理解的。这一类前